



朝鮮群書大系續第二十三輯

東國李相國集下

朝鮮古書刊行會

大正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印刷  
大正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會員豫約費一册金參圓  
會員外一册賣價四圓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六十八番地

朝鮮古書刊行會代表者  
編輯兼發行者

釋尾春栞

朝鮮京城明治町三丁目日韓印刷株式會社內

印刷者 金崎金平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朝鮮雜誌社

發行所 朝鮮古書刊行會

電話一千二百五十番  
振替口座京城一三一番

朝鮮京城明治町三丁目

印刷所 日韓印刷株式會社

朝鮮京城本町二丁目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日韓書房

東京神田表神保町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同文館

# 東國李相國集下目錄

卷第二十五

記

勝文

雜著

卷第二十六

書

卷第二十七

書

卷第二十八

書

狀

表

卷第二十九

表

卷第三十

表

牋

狀

卷第三十一

表

卷第三十二

狀

卷第三十三

教書

批答

詔書

卷第三十四

教書

麻制

官誥

卷第三十五

碑銘

墓誌

卷第三十六

墓誌

誄書

卷第三十七

哀詞

祭文

卷第三十八

道場齋醮疏祭文

卷第三十九

佛道疏

卷第四十

釋道疏祭祝

卷第四十一

釋道疏

後集卷第一

古律詩

卷第二

古律詩

卷第三

古律詩

卷第四

古律詩

卷第五

古律詩

卷第六

古律詩

卷第七

古律詩

卷第八

古律詩

卷第九

古律詩

卷第十

古律詩

卷第十一

贊

序

記

雜議

問答

卷第十二

書

表

雜著

墓誌

附錄

誄書

已上

# 東國李相國集下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五

記 勝文 雜著

### 王輪寺丈六金像靈驗收拾記

詳夫自佛法之波及三韓也。由中及外。列刹相望。至於像設。無寺無之。但諸佛一體也。凡像設所在。有顯靈應與不爾者。是凡夫思想未到處。其何以測之哉。雖然諸佛菩薩之於神通方便。遊戲自在。無可無不可。亦不可以色相求之者也。然則其不顯光靈。非不爲也。姑藏其用而已矣。若時乎應機赴感。有以顯其靈應。是亦自然方便所示。而蓋至人之細也。然以世之凡眼見之。則安得不驚駭且異。而篤生精信之心耶。精信之心篤。則佛輒應之。而其靈應又益顯矣。是世所譁傳某寺某佛像有大靈驗者之類是已。今夫都城之北有寺曰王輪。是海東宗恒轉法輪之大伽藍也。寺有毗盧遮那丈六金像一軀。聞昔有二比丘。曰巨貧曰皎光。同發願欲鑄成金像。作俗諺所謂棟樑者。其所謂棟樑者。凡浮屠之勸人布施。營作佛事者之稱也。巨貧主其事。皎光佐之。巨貧忽一日謂佐

者曰。事有不稱吾意者多矣。加之年亦老矣。必不能卒事。當入皆骨山自焚而化。汝可捨吾舍利。持以勸人。則無有不樂施者。夫然後事可辦矣。言訖入其山鍊道。至丙申八月十五日。於摩訶衍方丈北岫。生荼毗其身。皎公依其言收靈骨。盛于箱。自負擔歸京師。勸人檀施。則自上方至搢紳士庶人。無不施財。如山積焉。板方里有散將官。窮不能施物。有女年可十三。願以此納之。俾供使役。皎公不得已受之。時城南有將軍失其名。年老無息。願贖此女爲養息。因納布五百段。又星臺洞有寡婦。家貧無長物可捨。以所寶大鏡施之。因告曰。此鏡久歸於人。今猶未還。故不能以此時轍納。迨鎔金之日。方取而齎去耳。皎公唯諾。至其時。以日遠偶忘之。不告鏡主而鑄焉。及成。凡相好無不具足端嚴。唯心胸有虧決處。僧甚恐之。方議補鑄。鏡主聞像之已成也。大懷嗟惋。然業已捨之。故遂將其鏡往納焉。有以鏡置佛胸之缺隙者。其隙與鏡甚穩當相銜。因假置之。遲明日欲銘之。然後填補之。至曉見焉。則鏡已自合。宛若鎔鑄而了無痕迹矣。都城觀者如堵。無不駭異。此靈驗一也。像成輦入于寺。是日欲安於金堂。以戶庠不能容。期翌旦將去上之限木。然後納焉。及旦見之。則佛已端然入座矣。此靈驗二也。崔侍中精安。常痛敬丈六像。以其宅之在寺之南隣。故每上官之時。則到寺門。輒下馬禮拜而後去焉。及退公。則至朝宗門。又下馬再拜。步過寺門。然後騎焉。凡所得新物。先奉之。而後敢嘗。又往往造于堂。手煎茶供養。如是者久。

焉。忽夢丈六告曰。汝事我誠勤矣。然不若寺之南里鷹揚府老兵之歸心也。公明日使人尋其家。果有一老兵在焉。公親往訪之。問曰。聞汝之常敬某寺丈六。信然耶。其敬之也。又別作何般耶。對曰。老僕自中風莫興。凡已七年矣。但晨夕聞鐘聲。則向其處合掌而已。安更有餘事哉。公曰。如是則老夫所以事佛者。其不若汝誠之至矣。由是大重其人。每受祿。輒以一斛賜之。此靈驗三也。又侍中受祿之日。有緇褐僧到門乞食。公賜以食。觀其飲啖。有異於常者。別炊飯一斗進焉。復喫了無遺。公大異之。以祿一斛施之。使蒼頭負之而隨。及出門告遺奴。卽還。自負擔出歸。公聞之。急使大尋之。不得其迹。公親出追之。聞有負米一僧。入王輪寺門者。卽入寺尋之。又不知其所如。偶欲禮丈六。入金堂見之。則有祿一斛在佛香案上。於是大悟其僧乃丈六權化也。此靈驗四也。是皆故首座僧傑。傳之於宗門。大士正林者也。正林後亦爲僧統。皆釋門老匠。精信謹篤。大和尚也。豈妄傳之哉。其古老所傳。章章播在人口者。則方丈六之入于寺也。以大車載之。輓者無慮百萬人。填咽道路。有豚市商人輩。亦隨發喜心。併力推轂。衆力如是。而車忽不行。典事僧恠之。登高岸望之。則有群豕夾轂而行。因悟惡業之爲礙也。禁其人不得與推輪。然後車乃得行。此靈驗五也。又以古今舉國人所嘗親見者言之。國將有變。丈六先出汗示之。丈六出汗。則左右補處泥塑像。及石刻華嚴經中。凡如來世尊佛菩薩字。亦皆濡濕。餘字則否焉。是亦丈六所

以護我國家。先之以警曉者已。此靈驗六也。皎公鑄此像。自成廟御宇八年。大宋端拱元年。戊子始之。至丁酉歲。凡十年。乃成矣。按傑公所傳云。寺曾經回祿之災。凡文籍與丈六靈驗十餘條記。并爲煨燼。今貧道所傳。特遺漏餘也。以是言之。則靈驗不啻此耳。後復有記其遺漏者。追附于此。亦可也。唯崔侍中齋僧事所說不同。傑公之言。則曰。有緇褐僧到門乞食云云。業門者舊今之所說。則云。公每趁日飯。一僧屬其奴曰。汝出求僧。先遇者是有緣僧也。必以是邀之。奴一日出求僧。有一僧衣裳縵縷。形貌極醜。奴避而不邀。更覓他僧。則又其僧出見之。如是者數四。奴嫌其醜。便不肯邀之。還以狀白於公。公怒曰。是吾所謂有緣僧也。汝速去邀之。奴出見。又其僧在焉。則邀致於宅。公賜以食云云。此說未知孰是。兩皆有異。故存之。國家以丈六殿之頽殘。方命而修葺也。今相國清河崔公。甚有力焉。公又聞佛蓋與幢蓋之多。至殘毀。乃歎曰。此皆梵儀之眉目也。不崇飾。無以備佛儀之最巨者。尋命工營之。百寶光明。爛然奪目。真古所未見也。公覽遺記。嗟歎不已。但以其所記皆方言俚語。而不可久其傳。故命予文之。小子敢再拜稽首爲之記云。時太歲乙酉十二月。日朝議大夫。試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李奎報字春卿。謹誌。復讚之以頌曰。

清淨一體。月暎秋水。卽之朗然。攬之邈矣。毗盧境地。本絕思議。造像者夢。讚者亦爾。

## 夢驗記

說夢似恠誕。然周官有六夢之占。又五經子史。多皆言夢。夢苟有驗。說之何害。歟。予昔嘗掌記完山也。平時略不詣城隍祠宇。一日夢至其祠拜堂下。似若與法曹同拜者。王使人傳曰。記室上階。予登廳事再拜。王以布帽緇巾襦衣。坐南榮。起答拜。引之使前。俄有人持白酒來斟。杯盤亦草草。與飲良久。謂曰。聞牧官近者新印十二國史。有諸。予曰。然。曰。何不貺予耶。予有衆兒。欲令讀之。以數件見惠可乎。予曰。唯唯。又曰。官吏之首某甲者。可人也。請護之。予又曰。唯唯。予亦問禍福何如。王指路上車奔而折軸者曰。子猶是也。不出今年。去是州矣。俄自持鞵帶二事贈之曰。子當貴。請以此贖之。及覺。遍體流汗。時按廉使郎將盧公。使牧官新印十二國史。又官吏某有不愜吾意者。欲因事斥之。故有是語。明日召其吏。令印史二本遺獻。因貰其罪不問。是年果爲同寮者所愬。見罷。始悟車折之言。然投閑凡七年。未得調一官。困躓莫甚。復不信其言矣。雖歷踐華要。至登三品。亦未之甚信也。暨今進拜相位。然後乃大信當貴之言之正。若符合不違也。噫。神道冥感。亦有時而信。豈皆虛也哉。時闕逢敦牂涂月日誌。

## 同年宰相書名記

予於大定三十年之庚戌。登進士第。同年凡三十人。而已後皆跨騰振拔。官至相府及華資顯列者。無若我同年之盛也。以兩府言之。趙相國冲。以相門子早

從仕。至守太尉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  
修國史上將軍判禮部事卒。年五十。俞相國升旦。起自寒門。至金紫光祿大夫  
叅知政事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判禮部事卒。年六十五。韓樞密光衍。亦以宰  
相子。累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使禮部尙書寶文閣大學士致仕。今尙無  
恙。年八十三。陳樞密湜。歷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翰林學  
士卒。年五十八。予亦承乏。至守太尉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判戶部事太子太保。雖微分已足。亦未知終至何官也。噫於一同年  
中。宰相之至於五人者。雖國朝全盛之時。想未之多也。其餘或登三品四品。  
或躡制誥臺諫郎官者。凡十一人。雖未至叅官。或至七品八品九品。凡六人。以此  
數之。其終於散官者。餘有幾人耶。凡以文鳴世者。亦多出於我同年。世言同年  
者。必以我同年爲稱首。是年李政堂諱知命。主盟。任承宣諱濡副焉。世亦服兩  
公之取人如此。是實士林盛事。而若不記以示于後。則百世之下。誰復知之耶。  
聊誌之。以爲後之標識也。嗚呼。四十七年之間。皆已爲鬼錄。唯韓公與予存焉  
耳。可不哀乎。時乙未某月日記。

昌福寺談禪文以類附無  
所述先後

夫道之興替。皆係乎時。故禪法中微。幾至如綫。我晋康公扶而起之。力築潰堤。  
手廻狂瀾。有以維持。然後源流益漲。祖道大行於世矣。公大安三年。得古昌福

寺於城之東南。遂拓而新之。今上卽阼之二年。將大闢叢林。闡揚心法。先是公聞禪之司南。弁公遠遁深山。修真鍊行。嘗累徵不至。公欲卑辭屈致。或者曰。業已長往。其不迹人間久矣。恐不能易致也。公笑曰。諸佛菩薩。皆以廣度衆生爲意。安有怯法不傳。如人巨富能積而不能散耶。必不爾也。遂聞于上。上遣使敦諭。果應命上道。一如公所忖度。法王鼎來龍象。知歸凡結社精修。如眞公等高行之人。悉皆赴召。其餘宗門宿德。無不臻湊。其集如雲。禪席之盛。古今所無。是會也。弁公主盟。眞公副焉。說六祖壇經徑山語錄。每夜談空。率以爲常。乃至五教。聞人韻士。亦得叅赴。分付得場。互談其教之宗旨。始也各執意相矛盾。雖聞禪法也。亦不甚心服。惘如也。及徐涉其趣。漸入蔗境。領得心要。然後慢山一破。翕然隨以定。自是摳衣請益。知禪之爲無上大法門也。達摩不云乎。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大哉。禪之爲道也。雖智所不能及。言所不能窮也。大略以了心爲宗。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了。是爲眞了。了則是心。心外無佛。如迷自己分上。有靈光大寶。向人求索。終日奔忙。祇自苦耳。佛祖所談無易斯旨。今舉此最上勝味。飽飫士大夫。使入一妙眞源。下至庶人。游霧蒙潤者多矣。一搥手段。已做三韓萬世。則我國其可涯哉。開席凡二十有八日而始罷。其預會高流。咸列于左云云。

### 大安寺同前榜

夫浮屠氏之法一也。或稱禪或稱教何也。佛心謂之禪。佛說謂之教。教也者得法之具也。沿而得之。則筌蹄也。藟狗也。如或不然。桎梏文字而迷其指歸。則終身遑遑。求佛甚勤。而見効轉遲也。若禪者。佛與祖見性之一印也。夫靈源本覺。如月清淨。本無點埃。苟不爲妄情所染。有以廻光返照。懸解超悟。則自家已分直趣菩提。其路甚捷。其功甚速。是禪之爲無上大乘也。由是。我太祖大王。因哲師秘要。崇信宗門。乃大闢五百禪宇。闡揚心法。然後北兵自却。無復寇邊。然則禪之利於世也。可勝道哉。後雖祖述舊章。燃燈不絕。道或因時否塞。故宗風祖脈。幾微不振。自爾國步連致搶攘。世莫知其端緒。獨樞密相國崔公。慨然發憤。思有以復振宗綱。重華祖樹。乃銳意叅禪。凡衲僧之藉藉有名者。雖在幽隱。無不屈節邀致。若中外伽藍演禪法之所。則月課殿最。賞勤詰慢。以激其鋒矣。力行如是。未及數年。而禪風復大扇矣。頑虜之入境。未幾自息。亦未必不由禪力之致然也。今夫鳳城之外。鵠嶺之北。有大安寺者。儲靈蓄秀。實三韓之根柢。本欲鎮宣智論。却兵壓災之地。而閱年寢遠。棟宇傾圯。殊不合先王創制之意。以是。上方命有司更創而新之。制度宏侈。無以復加矣。然立寺所以弘法也。寺立而法筵猶寂。亦義所不能忍視也。故我相國。悉以私錢。充其經費。肇自今年四月十五日。開大會。其餘鼻孔。遼天之輩。無不詣席拈槌。豎拂。辨駁。西來之旨。凜乎機鋒。不可觸也。間或點破佛眼。語錄指明心要。於是乎自搢紳大夫至

于士庶。奔赴諦聽。膜拜踊躍。於其法味也。無有不泐肌膚。淪骨髓而歸之者。是豈三韓萬世太平極理之漸耶。嗚呼。世及下衰。風俗澆漓。爲公卿宰輔者。不可純以仁義禮樂。化民成俗。必參用佛法。靜截人心。膏潤由生。於以鎮國。以作金城之固。此亦執政者之一段奇策也。今公處身富貴。不爲富貴所折困。耽嗜禪法。執志牢確。乃至輕財重法。汲汲於佛事。爲國家奉福如此。則其愛君享上安民濟世之志。淵乎不可涯也。非夙植般若種。智安能及是耶。赴會禪流。具疏于左云耳。

### 西普通寺行同前牒

夫道有顯晦。其所以顯且光焉者。蓋亦際乎時契乎人而已矣。所謂時也者。主英臣明。力護佛乘之會也。法於是乎際焉。則其顯之也可必。所謂人也者。法王僧傑。能紹祖統。傳佛心印者也。法於斯而契焉。則其光之也亦爾。觀夫心印之作也。源乎西竺。派乎中土。波及乎我國久矣。自太祖至後嗣。以聖繼聖。莫不痛信斯法。有以培擁國基。然未有若今之尤赫赫然大燭者。此蓋我聖上陛下銳於崇奉。而我叅政相國崔公。隨唱輒和。特立爲宗門外護。臯夔其身。臻忍其心。故搢紳士大夫。靡然隨之。咸以不涉心學爲耻。漸漬法味。流潤一國。此所謂法之際乎時者也。於是法雄僧傑。莫不揚鬣奮翮。騰蹂叢林。使祖燈光焰。炳炳與日月爭懸。是亦法之契乎人者也。况今國步稍梗。且復有強隣之覬覦者。勢不

可以無備。是以上方未嘗不與公卿宰執議其所以壓勝之術。而叅政相國乃以爲方祖聖之創國也。其於却戎鎮兵。則以闡揚心法。著爲甲令矣。夫繕甲兵以攘夷狄。不若以金剛寶劍。逆折奸萌。築金城以圖守禦。不若借本分鉗槌。鍛固邦基矣。轉資糗以餉萬軍。不若養一禪子。先省其費。本朝所以間三載。設談禪大會於普濟寺。亦聖祖之貽範也。苟利社稷如此。則雖別開譚席。玆暢眞源可也。何必待三年。而又何獨普濟寺而已耶。遂以是聞于上。上亦悅而肯之。尋勅有司。畫其經費。敝大會于三大禪宇。曰普濟曰廣明。此寺預其一焉。凡集衲子各滿指千。其若高人宿望之。匿耀幽巖者。無不禮而致焉。至於居止燕息之所。灌嗽熏浴之具。無不特地潔新。蓋示心敬也。於玆寺則請禪之宗匠某公主之。或極談禪理。或點破正法眼藏。肇自孟炎二十二日。至首秋之下旬。凡八十有八日而罷。甘液所滲。露洽三韓周矣。噫。禪法之爲岌岌最上宗乘。已不可容言矣。其却兵壓災。莫斯之猛者何哉。以見性證智。揣之也。禪無地位階等。超然直趣。故其路捷其効速。由此觀之。雖移之於他。其揆一也。以此却兵。何効不速。以此壓災。何功不捷哉。夫然則我國家之祚業。侔天比地。彌萬世長久。於此可卜矣。上堂所舉禪談祖話。已落衆聽。此不詳之。第悉法會所作之端倪耳。參赴禪流。具載左方云。

## 龍潭寺叢林會勝



夫祖駕西來。心法之行乎中國尙矣。然猶未及於三韓。暨新羅王子道義國師。航海入唐。求法於地藏和尚。得而東還。遂入定陳田寺。密傳心印。然後禪轍始輾于東土矣。及我太祖肇基王業。篤崇禪法。於是剏五百禪宇於中外。以處衲子。間歲設談禪大會於京師。所以鎮北兵也。九山釋子先其會一年。各以其山門。占斷外方之伽藍。而開法會。涉冬節。是之謂叢林。按禪記梵云。益陁婆那。此言叢林。因祖師舍那婆斯所住故名之也。今之叢林。豈其遺法耶。於是會也。長老輩相與琢磨志行。研覃心學。申之整頓宗門。規繩凜凜乎不可犯也。是大莊嚴論所云。如是衆僧。乃衆智之叢林。一切善門。集在其中者是已。然叢林所嚮。其主人所以應接供奉。繁夥浩大。似不堪支。故凡住其寺者皆難之。况迦智於九山爲大。而衲子之輩。林會霧集。濟濟如也哉。若東道之禮。有不如法。則年少沙彌輩。呵責萬端。有不可言者。由是益難之。今丙戌叢林之會于龍潭也。住公湛伊篤實人也。自以爲凡爲浮屠者。其於營善作福也。雖遊行四方。勸學弘道。猶欲爲之。何況居國伽藍。得致同門學子之肯來一集。是天幸也。何有大不可。而輒形厭怠之色耶。於是罄倒儲侍。以充其費。雖至下座沙彌。敬若大賓。故學者之輩。如入勝房樂土。及其去也。尙眷眷焉不能無桑下之戀矣。自某月日開堂。至某月日罷會。其會上禪子若干人。具書于左。以爲之標表也。

華嚴律章疏講習結社文  
代人作